



王蒙，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，倡导作家学者化、学者作家化，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，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。近日，王蒙来到长沙，在毛泽东文学院首开“文学名家讲坛”，演讲主题《文学的悖论》。

“到底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” ——王蒙印象记

“创作丰盛是因为关注空间的扩大”

眼前这位老人，在前一天刚过77岁生日，但看起来依然健朗，昂首挺胸，面带笑容，思维敏捷。没等记者们提问，他自己先侃侃而谈起来：“长沙来过不知道多少次。以前读毛主席的诗词，非常感动，就觉得长沙这个地方一定非常漂亮。他说的一些地名，到现在还让人向往，比如岳麓书院、橘子洲头、湘江、爱晚亭，这些名字本身也起得特别好，你瞧‘爱晚亭’，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听的名字？”

随行的王跃文告诉他，橘子洲现在改造了，在橘子洲头建了一个很大的青年毛泽东雕像，更激起了王蒙的兴趣：“如果明天下午有时间，我想再去看看。”

在写《青春万岁》的时候，王蒙19岁。此后的近60年中，他创作了中篇小说近30部，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过百篇。今年已经77岁的他，眼下仍有一部以农村题材的、“带纪实性的”中篇小说正在创作计划中。

一个人如何能保持这么旺盛的创作力？

王蒙解释道：“我的兴趣比较广泛，不是只盯着一样东西，城市我也有兴趣，农村我也有兴趣，少数民族、国外我也有兴趣。时间的长久和关注空间的扩大，是和创作有关系的。死盯着一样儿，写着写着也就差不多了，自个儿也烦了。”

“韩寒很有创见，但也有知情不足的不准确说法”

王蒙一向喜欢提携新人。最有说头的一件事，就是推荐郭敬明入中国作协。

作协圈子里的人，不一定文学造诣很深，但厚黑哲学一定得学得精准到位，否则无法玩得风生水起甚至难以生存。有人说这是“一场多边的不道德交易”，把一个小偷介绍进中国作家协会，肯定有名堂、有古怪。

对于被戴上“小偷”帽子的郭敬明和他引发的一片质疑声，当年的王蒙，以“我推荐的不是先进人物”作为回应；而今天的他，谈起郭同学，依然不吝对他的赞誉：“他用自己的语言，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在艺术上可以称之为‘陌生化’的处理。”

当有人抛出韩寒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在场记者不免心下暗想他会如何回应。这个完全不把他老人家放在眼里、曾经讽刺挖苦他关于刘翔的言论“实在是吃饱了撑的，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作家虚伪”的乳臭未干的愣头青，会不会让他心头一紧、面露难色？但王老依然立如泰山、面沐春风：“他的长篇小说我没看过，不过他发表的意见较多，有些很有创见，有些是知情不足的不准确说法。我很赞成的是，有次北京奥运会前他对美国一时装模特的看法，比较公允。”桩靶实在很稳。

这也正是一个纵横文学官场数十年、左右逢源、独步江湖的人理应具备的身手和功夫。

10月16日。长沙九所7号楼，作家王蒙媒体见面会。天气晴。

王蒙从会议厅外缓缓走进来，身穿蓝白条纹T恤，向大家微笑点头。落座后，电视台记者略微羞涩地上前说：“王蒙老师，能否请您再走一遍么？刚刚没来得及拍到……”

在大家的围拥搀扶下，王蒙重新走到门外，等到记者一声“OK”，再次慢慢地走进来。仿佛是受了摄像机镜头的干扰，这次他走得有点不那么自在了，一边嘿嘿地笑一边拱手作揖，嘴中念叨：“我不太会走模特步啊，呵呵……”



王蒙语录

◇你可以有大快乐，事业、社会、人民……这些你都没有了，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，西瓜、茶水、买到便宜的处理货物。反正你应该快乐，你必须快乐，如果你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。

◇廉价地取笑与抹杀前人的努力，就是有罪，就是理应得到生活与历史的惩罚。

◇过于伟大或者过于卑微，过于高明或者过于愚蠢，过于奇特或者过于陈旧的话语，都值得怀疑。

◇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道德裁判者自居，以救世主自居，众人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不要随便信他。

◇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。

“所有的跌宕悲喜，都是人生的历练”

这身功夫，在第二天的“王蒙畅谈文学悖论”大讲堂上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当然，对于文学的纯粹与杂糅、虚构与现实、人民性与精英性、民主性与独断性、严肃性与游戏性等等，王老先生也旁征博引，融汇中外，糅合古今，游刃有余。

在许多年轻听众看来，王老名为畅谈“文学悖论”，却始终在打太极。难怪有人说，王蒙和余秋雨一样，都是擅打文化太极拳的高手。但王蒙和余秋雨不一样。余秋雨一直被人揪住“石一歌”这条辫子，王蒙却一直高居庙堂之上，加上机智幽默的言语和脸上亲切的笑眯眯的皱纹，他依然是大多数读者眼中德高望重、德艺双馨的文学长者，连批评他似乎都有一丝不忍心。而在许多年龄较大的听众眼里，善打太极的王蒙，是在不断以各种故事、段子、典故来巧妙地传达或诠释自己观点。这样的表达方式，一些年轻听众可能不很习惯，觉得太绕，像温吞水，不痛快，不过瘾，不直截了当，而韵到了味的听众，却觉得他言谈之间充满人生智慧和文学识见。

在许多年轻听众看来，文学名家讲堂，王老近三个小时的演说像一把温柔的摇椅，让人抓不住半点把柄，也从头到尾摇得人昏昏欲睡，听完一头雾水：“好像没听到什么啊……”这场演讲味同嚼蜡，只是一场没有恶意的太极。王蒙的人生哲学，似乎就是强调心灵的“自适”，并将这种空泛的“智慧”营销出去。《我的人生哲学》的畅销，恰好证明现阶段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拜这种“黄昏哲学”。而在许多年龄较大的听众眼里，却觉得姜还是老的辣，他的言谈中有着睿智、阔大、包容、悲悯和平和，正如他在《一辈子的活法》中说的：“所有的跌宕悲喜，都是人生的历练，都凝聚成人生的智慧：沉浸、阔大和喜悦。”人必须弄清楚“怎么活得更有价值、更健康，活得更明白。”他们因而赞叹他：“到底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”。

“我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磨豆浆”

的确，评价王蒙是有困难的，面对他那张善意的、道德的脸，你无法炼出更恶劣的语言。

他曾经写过很多文字，不管优劣，它们确实温暖过一些人；作为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，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

他还有纯粹属于自己的小快乐。

王蒙的爱好有点特别：爱看天气预报和磨豆浆。“我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磨豆浆。过去都是我自己磨，用箩来箩豆浆，那个箩上还有两行字特别有意思：‘挤压成正果，漏网是精华。’我觉得太好笑了。”

王蒙上网除了收邮件，就是看天气预报。而且浏览的不只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，简直成了朋友们的“气象台热线”。

看来，从离开长沙后，在至少一个月内，长沙的天气情况他将一直了如指掌。

或许他曾有盛名，曾备受争议，但一个77岁的老人，剥开重重名利身份，还可以简单地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和小快乐里，这些时刻是温暖幸福的，正像他述说时铺展在脸上的从容与平和。

■文 李婷婷